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台儿庄战役



一、南北日军 会攻徐州

1937年12月，日军华中方面司令长官松井石根率领第十军（包括第六、第十八、第一一三、第十六师团及国崎支队）和上海派遣军（含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及第三师团先遣队、太谷支队）合力围攻南京。南京一战，中国军队以10万之众浴血奋战，英勇反击日本侵略军，但日军以8个师团的兵力分路进逼，使南京中国守军处于三面被围、背水一战的不利地位，中国军队以疲惫之师仓卒应战，国民党军事当局在战役组织指挥上出现不少错误。南京守军将兵力集中于城郊阵地，采取消极防御战略，致使本可以作为南京屏障、牵制日军前进的金坛、句容、溧水等地不战而落入日军手中。战斗中，中国军队不能主动出击，而是分兵把守、处处设防而被动挨打。负责策应作战的部队轻失芜湖，又使中国军队陆上退路断绝。多数中国部队困于南京城内而过不了江，日军攻破南京后，实行了残无人道的大屠杀。

日军占领了南京，为了沟通南北战场，打通津浦路，进而击破陇海路中国军队防线，与华中战区的侵华日军南北并进，企图利用中州平坦地势，发挥其机械化部队的威力，消灭郑州、武汉间的中国军队主力，会攻武汉。

徐州，这个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四省要冲，津浦、陇海两铁路交通的枢纽，自然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首要战略目标。中国军队如果控制着徐州，北可以威胁济南，南可以进逼南京，而且保持了中国军事大动脉——陇海路的畅通。鉴于这种局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长官部，制订了保卫徐州的作战计划，要旨是利用黄河和淮河天险来遏制日军，但是，任第三集团军司令、山东省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当时韩复榘指挥的第三集团军拥有正规军5个师、1个手枪旅、1个重炮旅、2个山炮团、1个重迫击炮团，加上地方保安队约有兵力近10万人）不战而退，使日军得以长驱直入，1937年12月底，日军分别占领长清、肥城、莱芜、泰安。1938年1月1日，日军百余人轻取大汶口，4日侵入宁阳、兖州、曲阜、蒙阳，日军的前锋部队直逼汶上、济宁。汶上、济宁为运河前方最重要的据点，而运河则为山东的最后防线，汶上、济宁如果保不住，运河也就难守了，运河一失，不仅山东省全部陷入日军之手，而且陇海路就有被日军切断的危险，徐州、郑州皆受到威胁。因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一再电令韩复榘守运河，蒋介石、李宗仁都致电韩复榘，陈述死守运河的重要性，但是，韩复榘不听军令，更无视他人的忠告，他只在运河一线派了1个师1个旅，其余师、旅全部撤至成武、单县、曹县一带，远离了运河，第三集团军的辎重也早已运往河南的漯河、舞阳附近，很显然，韩复榘无意守住运河。

韩复榘畏敌抗令，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一退数百里，轻易丢失了黄河、济南、泰安乃至运河防线。日军一个半师团不费吹灰之力便占据了大半个山东，打乱了第五战区整个作战部署，使津浦北段大门洞开，徐州和陇海线暴露在日军的直接攻击之下。北路日军第十师团矶谷廉介率部自1月上旬占领兖州、济宁、邹县一线后，非常轻狂，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攻占徐州易如反掌，便沿津浦路向南突进，直逼台儿庄以西的邹县、滕县，北路日军的左翼部队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主力沿胶济路西进，至潍县后，沿台潍公路南下，试图夺取鲁南重地临沂，从东路包抄徐州。日军企图南北二路夹击徐州，中国军队为了拖住、咬住日军，以便使中国政府有充分时间来部署武汉

保卫战，准备与日军在徐州一带展开大规模的会战。

山东峰县的台儿庄，位于津浦路台枣（庄）支线及台潍（坊）公路的交叉点，是运河的咽喉，徐州的门户，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当北路日军两个师团到达临沂、滕县一带准备会攻台儿庄时，与临沂、滕县的中国守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揭开了台儿庄会战的序幕。

二、临沂之战 断敌一臂

临沂是山东省南部重镇，距台儿庄 90 公里，是徐州东北的屏障，如果临沂保不住，日军则可以从青岛长驱直到台儿庄、徐州，威胁陇海，津浦两条铁路的安全。

1938 年 2 月，日军进攻莒县，临沂吃紧。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电驻守海州的第四十军庞炳勋部进驻临沂。这支部队对蒋介石政府来讲是属“杂牌部队”。自 1937 年 10 月在沧县抗击日军后，奉命调至东海、连云港等地，一面整训，一面对连云港至盐城一带沿海设防，经过 3 个多月的整训，人员及武器大体上得到了补充。编入第五战区序列之初，庞炳勋来徐州拜见李宗仁。李宗仁对庞炳勋以优礼相待，并推心置腹地对庞炳勋说：“我们在内战中搅了 20 多年，虽然时势逼人，我们都是被逼在这漩涡中打转，仔细回想那种生活太没意义了，黑白不明，是非不分，败虽不足耻，胜亦不足武。现在真是天如人愿，让我们这些人这辈子有个抗日救国的机会，今后如能为国家民族而战死沙场，才是真正死得其所。”

庞炳勋听了李宗仁一席话很感动，他说：“长官德威两重，我们当部属的，能在您的领导下为国效力，天日在上，万死不辞，对于抗日我决不保存实力，一定同敌人拼到底。”

当李宗仁听说第四十军正奉国民政府中央令准备缩编时，为他们向中央反映，使中央收回了缩编第四十军的命令，又对这支部队给予了物品和武器装备的补充。然后，第四十军赴海州接防。

这次临沂吃紧，庞炳勋接到李宗仁电令后立即命令部队快速集结开赴临沂。1938 年 2 月中旬，部队集结完毕。当时第四十军拥有 1 个师即三十九师（辖第一一五、第一一六两个步兵旅），1 个直属特务营，1 个补充团及炮兵、工兵、通信各 1 个营，1 个骑兵连，1 个手枪连。庞部到达临沂后，立即派人查看临沂周围地形，并召集营长以上指挥官及各级参谋联席会议，研究敌情及攻守方法，具体部署为：军部及第三十九师师部同驻临沂南关的山东省立第三乡村师范学校，第一一五旅驻城东相公庄一带，第一一六旅驻城北诸葛城一带，补充团驻城关，炮兵工兵等营及直属特务营驻南关。庞炳勋命令部队在沂河以东、台潍公路东面的桃园、三官庙、郁九曲、于埠一线构筑工事，挖壕破路，筑起坚实的防线。

在沂水、诸城、莒县一带，日军 2000 多人步炮联队与中国军队激战，由于日军人数众多，装备优良，中国军队逐渐感到力不从心，敌人大有乘势逼近临沂的劲头，正在这个时候，赶来支援的第四十军接到李宗仁的命令，庞炳勋急忙派第一一五旅旅长朱家麟率所部第二二九、二三 两个团，增援莒县，随即第二二九团为右翼，第二三 团为左翼，向莒县前进。

2 月 26 日，右翼第二二九团到达莒县并占领了城内阵地。左翼第二三

团也同时到达莒县城西一带村镇，与城内部队形成了遥相呼应之势。

2月27日拂晓，日军出动1000余人的兵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突然将莒县城西、北两面包围，并向中国军队发动猛烈的进攻。中国军队奋起反击，在炮火的支援下，将进城的日军击退。

2月28日，日军又从城东北角偷袭莒县城，并逐渐向西南方向延伸，中国守兵寡不敌众，损失惨重。2月底日军占领莒县，很快由莒县西南夏庄、黄庄向第四十军的临沂汤头逼近。

3月3日，日军与第四十军第一一六旅第二三二团接火，日军每日出动大批飞机向中国军队进行轰炸，步兵在坦克、排炮的掩护下发动攻击，中国军队英勇抵抗，不怕牺牲，激烈的战斗持续五、六天，后终因伤亡过重而撤出了汤头阵地。

汤头撤守，太平、白塔两地吃紧。军部命令第一一六旅第二三一团坚守，拖住日军主力，另由垛庄调回补充团由葛沟以北抄袭日军右侧，由相公庄抽调第一一五旅第二二九团沿沭河东岸抄袭敌人左侧。当第二二九团第二营前进至铜佛宫庄时，与日军相遇而展开激战，日军见其左右被围、被迫放弃太平、白塔一带的村庄，撤回汤头镇。

3月4日，第四十军主阵地改守为桃园、蒋庄之线，补充团第二连在前沿阵地葛沟阻击日军，掩护主力部队和友军集结。补充团团团长李振清对二连下达命令时说：“临沂、葛沟这次战役胜负至为重要，一定要有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不惜牺牲，歼灭日军！”二连官兵齐声表示：“宁愿战死沙场、决不当亡国奴。”随即在台儿庄至淮县公路附近和村庄的四周堆集了沙袋，借助土堆院墙，筑好防御工事，准备抗击日军。

3月9日，日军步兵、骑兵和炮兵3万余人，向二连阵地发起猛烈攻击。二连仅装配有6挺轻机枪，士兵用枪是汉阳造步枪和老套筒枪；每个士兵都配有一把大砍刀，面对日军的进攻，二连官兵沉着应战，打退了日军一次次进攻。

日军几次进攻失败。敌机便轮番来向中国阵地上投下了一颗颗炸弹，二连官兵用步枪，机枪朝着低空飞行的日军飞机射击，赶跑了敌机。敌机飞走了，日军的大炮又响了，大炮持续的轰击，使中国阵地上瓦砾、泥沙、石块漫天飞舞，大树被掀倒，房屋、麦垛等着火了，二连官兵不断伤亡。日军炮火过后，骑兵向二连阵外杀来。连长大声命令道：“瞄准马头打！”随着二连官兵的枪响，日军骑兵纷纷落马，夺路逃走。

3月11日，日军逼近临沂正面诸葛城至郁九曲之线，飞机每日轮番轰炸，大炮不断地轰击，中国军队阵地大部分被日军炮火摧毁，官兵伤亡很多，日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中国军队猛冲而来，中国守军仅凭手榴弹阻击日军，炸毁了日军多辆坦克，日军虽经日夜反复冲杀，在付出了很大伤亡后，竟不能越雷池一步。中国守军第四十军的据城死守，一直被称为最优秀的“皇军”竟然在中国的这支“杂牌军”面前寸步难行，使日本号称强大的板垣师团丢尽了脸面。日军更加强了攻势，中国守军连续奋斗，惭感不支，庞炳勋急电请援。

此时，正在鲁南、徐州附近集结待命的第五十九军，是抗日民族英雄、爱国将领张自忠领导的部队，有第三十八、第一八两个师。早在3月3日，他们就接到了主力向济宁、兖州之敌进攻的命令，部队迅速开动。急行军途中，张自忠又接到驰援临沂庞炳勋第四十军的命令。第五十九军将士立即乘

火车南下峯县，然后在一昼夜内以 90 公里急行军速度于 3 月 12 前到达临沂城西郊。

三月十二日，日军又向临沂大举进攻，第四十军将士奋勇抵抗，激战进行到当日下午，阵地上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率部来到临沂增援。一时间阵地上欢呼声振天，士气大增，敌我形势转变。

张自忠率部到达第四十军军部时，天色已晚。夜幕降临后，战斗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更加激烈了。日军炮弹不断从头顶上飞过，带着刺耳的尖叫。

庞炳勋见张自忠来到军部，先是一惊，连忙出门迎接，他紧紧地握着张自忠的手，不迭地说：“来得正好！来得正好！……。” 2 人进屋坐定，庞炳勋对张自忠开着玩笑说：“老弟呀，人家说你要在北平当汉奸，我才不信呢。”

原来，“七·七”事变前，张自忠原为宋哲元第二十九军中的师长兼任天津市长，日本一意使华北特殊化，张自忠与日军周旋，忍辱负重，外界不明真相，误以为张自忠是卖国求荣的汉奸。“七·七”事变后，张自忠仍在华北与日军交涉，当时舆论界指责张自忠是“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张自忠到南京有口难辩，在李宗仁的帮助下，张自忠得以回到自己的部队，重新带兵。

庞炳勋、张自忠原来都是冯玉祥的部下，彼此亲如兄弟。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中原大战时，庞炳勋受人收买倒戈反冯，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张自忠师部，张自忠险遭不测，庞、张存下介蒂。张自忠曾表示：除庞炳勋所在战场外，其他战场皆愿以死报国。

这次临沂之战，庞炳勋受困请援，第五战区除第五十九军可以调动外，无兵可援，李宗仁知道庞、张之间的矛盾，临行前把张自忠找来，诚恳地对张自忠说：“我知你和庞炳勋有宿怨，那是以前内战造成的，不论谁是谁非，皆为不名誉的私怨私仇，现在，庞炳勋部在前方浴血奋战，是雪国耻、报国仇之举，希望你以国家、民族为重，捐弃个人前嫌，率所部支援临沂作战，并要接受庞军团长的指挥。”张自忠听到这里，爽快地回答道“坚决服从命令。”

张自忠听庞炳勋这么说，大笑道：“今天倒要让他们看看我张自忠是不是汉奸。”

在第四十军军部，庞、张两军高级将领召开了军事会议。在研究攻击开始时间时，张自忠首先发言道：“在一般情况下，我第五十九军以 90 里急行军到此，非常疲劳，宜稍作休息后再与日军作战，但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而且我们是以劣势装备来对付现代化装备的敌人，必须利用夜战近战，方能取得胜利。”经过研究决定：第五十九军于 3 月 14 日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渡沂河，一举插入到板垣师团右侧背，在亭子头、大太平、申家太平、徐家太平、沙岭子等处突破日军防线。

张自忠回到第五十九军军部，立即召集所部第三十八、第一八 两师营长以上军官会议，他望着有些疲倦而又显精神的部下说：“庞炳勋军自穆陵关战斗以来，与日军拼搏消耗很大，现在只有一个完整旅守城，其余各部战斗力很弱，而我们面前之敌板垣师团，却是日本陆军的精锐部队，自侵华以来，先后侵犯了我国察哈尔、绥远两省，占领过太原，在平型关战役中被我郝梦龄军和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消灭了一部分，但他们的损失不算大，现在板垣部已部署在临沂城北至汤头一线，兵力有万人之众，日军自恃装备

精良，有飞机、大炮、坦克作掩护，而显得很骄横。”张自忠顿了顿，继续说：“日军妄想从这里长驱直入到台儿庄、徐州，与矶谷师团完成合击我国军队的任务。我军在喜峰口、北平、天津等地，已和日军交战多次，取得了一些经验，面对强大的敌人，我军官兵要大胆、谨慎，要敢于藐视敌人，在战斗中要充分发挥我军善于近战、夜战的长处，集中使用轻、重武器，我们要碰一碰这个骄横不可一世的板垣，打打他的锐气，为中国军队争光，为中华民族争光，我们是军人，军人战死疆场，虽死犹荣。”

张自忠作了战前动员，然后下达了作战部署：第三十八师黄维钢部为军的左纵队，于13日16时出发，沿角沂庄、曲坊，白沙埠、朱潘到余粮村小安子等地，师部设在小安子，该师以两个旅为攻击队，留一个旅为预备队，在刘家湖附近待命。第三十八师的攻击目标是左起汤坊涯、白塔至沙岭子一线日军，于14日晨强渡沂河，向当面之敌攻击；第一八师刘振三部为军的右纵队，于13日下午4时出发，经宋王庄、北十里堡、谢家宅到达邵双湖集结，师部设在邵双湖，于14日晨强渡沂河向亭子头之敌猛攻。

3月14日，天阴沉沉的，不久就下起了毛毛细雨。3月天气，乍暖还寒，小雨的到来更增加了几丝寒意，在这种天气下，按照预先部署，两师受命后，全部官兵准时强渡了百余米宽、水深到膝、冰凉刺骨的沂河。

第五十九军向汤坊涯、亭子头、郭家太平的日军发动了奇袭，日军乱成一团仓促应战，集中兵力对付张自忠的部队，与此同时，庞炳勋第四十军的防守部队也乘机反攻，日军腹背受敌，飞机、大炮、坦克均失去作用，而节节败退。

战斗进行到15日，第五十九军先后将被日军占领的徐家太平，郭家太平，大太平等六、七个村庄收复，并立即构筑工事，经过一昼夜的激战，两师官兵损失很大。第一八师伤亡团副以下至排长的军官三、四十人，士兵近千名，第三十八师伤亡五、六百人。

日军也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于是板垣又增调一个旅团援军进行反扑。15日午夜，日军从沙岭子北中国守军两个旅阵地接合部偷渡过了沂河，占领了毛官庄对面河西渡口后，先派出十几架飞机到中国军队的崖头、刘家湖、苗家庄、钓鱼台一线进行狂轰乱炸。16日，日军又集中三、四千人的兵力，在几十门大炮的配合下，向中国守军的茶叶山、船流、钓鱼台、郝沂宅子进行攻击，第三十八师将士沉着应战，战斗非常激烈，将来犯之敌打退。

于此同时，日军组织兵力突袭进入中国军队的船流、苗家庄、刘家湖一带，与在刘家湖作为预备队而集结待命的第三十八师一一四旅董升堂部队发生激战。突如其来的日军打乱了张自忠军长的预定方案。张自忠接到报告，随机应变，急忙部署：命令第三十八师的一个团固守茶叶山、郝沂宅子等地，阻击河东进犯之敌，并强调要不惜任何牺牲，坚守茶叶山阵地，作为我军的支撑点；第三十八师除一一四旅在刘家湖一带与日军继续战斗外，河东部队则全部撤回茶叶山附近，以加强这里的防御力量；第一八师所占沂河东岸的各个阵地，全部放弃，将兵力撤回河西。

16日黄昏，第一一四旅第二二八团在刘家湖村外与日军进行了1天激战后，日军占领了村子的东半部，中国军队退守到村子的西半部，村子中央1个水深1米、方圆数亩的大水塘成为分界线，双方在水塘两边互相射击，相持不下。此时，第一一四旅又将所部第二二七团投入战斗，双方仍相持不下，阵地夺来夺去；而在水塘边，双方都倒下了几百具尸体。但阵地仍被中国军

队坚守着，日军未能再得一点好处。

激烈的战斗，阻击了日军的进攻，同时，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五十九军自投入临沂战役以来，第三十八师伤亡近4000人，第一八师伤亡近2000人，全军在第一线作战部队中，营长伤亡1/3，连、排长全部牺牲而易人，从临沂至新安镇一线公路上，老百姓运送第五十九军伤兵的担架，日夜兼程，络绎不绝。

由于第五十九军伤亡太大，3月16日第五战区参谋长准备给李宗仁发电，请求让第五十九军撤出战斗，进行整补，张自忠得知这一消息后，请求李宗仁允许他们再打一天一夜，李宗仁表示同意。

张自忠速召第三十八、第一一 两师师长到军部交待任务，他说：“我军将士作战勇敢，伤亡很大，但敌人也付出了同样的代价，敌我双方都在苦撑，战争的胜负决定于谁能坚持住最后的几分钟。我已经请求李长官，允许我们再打一天一夜，如果不能打退敌人，军部即组织有计划地撤退。你们回去后要到第一线去，把情况向大家讲清。”他又给他们说明了作战部署：3月17日，军师所有的山炮、野炮及迫击炮全部推进到两师第一线，带上所有的炮弹，黄昏前，所有的炮一齐开火，将所有的炮弹全部打完后，各部队规定好夜战暗号后全线出击。猛攻盘踞在凤仪官、刘家湖、苗家庄等村庄的日军。

17日夜，第三十八师首先在炮声过后，冲入日军占据的刘家湖村，日军也凭借强大的炮火向中国军队进行反扑，经过3个小时的拚杀，将日军击退，收复了刘家湖，日军向汤头方面逃去。日军又攻占了茶叶山的一个高地，第三十八师第一一四旅二二八团二营所有官兵在重机枪及炮火掩护下，成纵队突上去，三营也抄击敌人侧背，经过激烈战斗，日军招架不住，向白塔方面退去，中国军队完全占领茶叶山。

第一八师向苗家庄之敌进攻，在村外遇到了日军的顽强抵抗，双方展开激战，中国守军将士奋勇当先，将日军压迫到村内，顿时，苗家庄村内枪声大作，杀声震天，中国军队和日军为争夺每一个房屋而展开了肉搏战，日军最终仓惶逃命。

战斗中，张自忠把军部交给副军长指挥，自己亲临第一线指挥，监督作战。

这次战役，第五十九军将进犯临沂方面的日军3个联队完全击溃，残敌大部分向莒县方向逃去，中国军队乘胜追击至董官庄、白塔、汤头一带布防，与汤头以北的日军形成对峙状态。

18日晚，第五十九军奉命除留第一一四旅归第四十军指挥并协助守城外，其余向费县、沈村一带进军，以威胁矾谷师团左侧。

汤头以北的日军很快得知第五十九军开赴费县的消息，在得到增援之后，又向临沂进逼。

3月23日下午，日军的飞机、大炮一齐向临沂城东的埠前店、三官庙一线进攻，中国军队第四十军英勇抗击，杀死杀伤大量敌人，第四十军也伤亡严重，不得不将学生队、军属特务营用于第一线作战，但在日军的强大炮火攻击下仍然感到吃力，庞炳勋军长再次呼援，此时已转进到费县沈村附近的第五十九军接到求援电令，星夜回援临沂。

3月25日，第五十九军到达了临沂西北地区，这时，日军已相继占领了临沂城北刘家湖、邵双湖等村。日军除了在河东、桃园、三官庙向中国守军

进攻外，还派出主力部队由临沂城北南曲坊、朱邬向毛家庄、西北园进逼。第五十九军先头部队第一八 师在 25 日下午临沂城北毛家庄、北道一带村庄和日军相遇，当即发生激烈战斗，第一八 师官兵不怕牺牲向日军猛烈攻击，消灭了一部分日军，其余的日军向朱邬方向撤退。这样，第一八 师占领了南道、北道、红埠寺、营子、盛庄、古城等村镇，随后赶来的第三十八师也进到北十里堡、西北园、宋家王庄一带与日军展开战斗。第五十九军军部进至杭头、中石埠一带，指挥两师在临沂城西、城北作战，策应第四十军守城。与日军激战的第三十八师伤亡很大，师里已无预备兵力，黄师长向张自忠请援，张自忠说：“你们要坚决顶住，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要坚持最后 5 分钟，我已命令第一八 师派一个团从诸葛城向敌人左侧猛攻。”黄师长说：“正面队伍里有顶不住的趋势，我这里实在是无人可调了。”张自忠说：“没有人吗？怎么还有人说话？”黄师长碰了一个钉子。

张自忠放下电话，立即带领两个营的兵力向第三十八师师部赶去，挫败了日军的攻势。

27 日，日军又向中国守军的古城、南沙埠、小岭、北道攻击，战斗进行到第二天，在中国守军奋力反击下，日军不但没有退却，反而又增至千余人，数十门大炮向中国守军阵地打来，顿时，硝烟弥漫，房屋倒塌，守在这里的第一八 师部分守军在血战两昼夜后，全部殉国。

张自忠给李宗仁发报表示：“职一息尚存，决与敌奋战到底。”

3 月 29 日，李宗仁派出支援临沂的第五十七军赶到，援军到达，中国守军又重新做了布置，全线出击，日军抵挡一阵后，向北溃退，中国军队乘胜追击。

临沂之战，日军板垣师团损兵折将，被阻不能西进，津浦北段敌军，左臂被砍断，日军两路会攻台儿庄计划破产，有力地配合了台儿庄会战。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因打退了号称铁军的日军板垣师团，而升任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兼第五十九军军长。

三、滕县失守 日军深入

沿津浦线南下的正面日军，是由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指挥的日军第十师团、第一 六师团、第一 八师团的一部分组成。日军携带有大炮 70 多门、战车四、五十辆，作战飞机四、五十架，气势汹汹而来。由于韩复榘不战而退，济南、泰安、兖州相继弃守。日军占领了济南、泰安、兖州、邹县，即以邹县为据点，以两下店为前进阵地，以界河东西一线与中国军队形成对峙状态。

当时，驻守在这一线的中国守军有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原为邓锡侯，后为孙震，指挥有两个军即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兼）辖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第一二四师（师长孙震兼）；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兼）。辖第一二五师、第一二七师。

第二十二集团军在出川前分驻成都西北地区，所辖两个军为“乙种军”编制，即每军两个师，每师两个步兵旅，每旅两个步兵团，没有其他特种兵，整个集团军约为 4 万人，枪械、装备极为简陋，有的士兵枪上要挂个小油筒，打几枪就要擦几下，否则就拉不开枪栓，士兵主要武器是四川土造的七九步枪、大刀、手榴弹和很少的轻、重机枪、迫击炮，重兵器如山炮、野炮。特

种兵器如高射机枪和战车防御炮则完全没有。

抗战爆发后，川军请缨出川参加抗战，编为第二十二集团军，邓锡侯为总司令，孙震为副司令，出川往第二战区参加山西保卫战。1937年9月，第二十二集团军开始徒步出川北上，10月上旬，先头部队刚到西安，又接到迅速东进的命令，过潼关、渡黄河，一路上没有得到任何武器、粮草的补充。他们好不容易抵达山西，而太原已告失守。日军用机动快速部队向中国军队左冲右突，川军立足未稳，在与日军周旋过程中损失惨重，伤亡过半，2个军4个师没有一个完整的建制，川军随大军后退，沿途遇到有山西军队的军械库，便破门而入，擅自补给，使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大为恼火，于是请求国民政府将川军调离第二战区。

国民政府军委会首先将电话打到郑州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要他接收川军，谁知对川军在山西所为早有耳闻的程潜竟一口回绝，使蒋介石大为恼火。这时，第五战区李宗仁缺人马，川军便来到第五战区。

川军来到徐州一线，在李宗仁过问下，军械得到补充。

1938年1月上旬，第二十二集团军由陇海线经徐州沿津浦路北调，以第四十五军为第一线部队，由第一二七师师长陈离指挥，以滕县为据点，在界河东西香城、九山、王福庄、张庄、金山一线占领阵地，构筑工事，阻击日军进犯。第一二七师师部驻滕县，第四十一军第一二四师的三七二旅担负滕县城防，第一二四师的三七旅进驻滕县西北，掩护第四十五军第一线阵地左侧背，并相机游离于石墙、济宁之间。第一二二师为集团军总预备队，其第三六四旅部署在台儿庄至顿庄闸一线，第三六六旅部署在韩庄一线，师部位于台儿庄与韩庄之间的万年闸。从1月上旬之后的40余天中，第一二二师在台儿庄到韩庄这段运河，构筑了半永久性的防御工事。

3月上旬，日军在邹县、兖州大量增兵，并不断派出小队，中队的搜索部队向第四十五军第一二五师第一线阵地进行武力侦察，敌机也像苍蝇一样在空中嗡嗡地飞来飞去。根据日军近期的所作所为，中国守军知道了日军将发动大举进攻，为了阻击日军南进，决心固守滕县，于是做为预备队的第一二二师师部、第三六四旅旅部、第一二四师师部移进滕县，孙震任命王铭章为第四十一军前方总指挥，统一指挥第一二二和第一二四两个师。

3月9日，占据邹县和两下店的日军在补足了兵力后向滕县前方的界河防线发动攻击，担任界河防线的中国军队是第四十五军第一二七师和第一二五师的第三七五旅，第一二七师师长陈离任前线总指挥，日军先向中国守军阵地的正面和左侧佯攻了3天后，以主力进攻突出界河阵地右前方约10余里的香城，中国守军在香城左侧普阳山构筑了坚固的工事，除重机枪，迫击炮筑有工事外，士兵也挖了掩体，当日军以坦克、骑兵和步兵向香城进攻时，中国守军普阳山上的迫击炮立即向日军的骑兵轰击，炮弹落入敌群，只见日军骑兵纷纷向炮火火力不能达到的地方奔跑，他们的队伍也立即停止下来。日军先派出约有两个连的兵力向普阳山阵地进攻，中国守军先用迫击炮阻击，待日军接近阵地时，普阳山上的重机枪和手榴弹一齐开火，打退了日军的进攻。日军的几次冲锋均被中国守军击退，便以一部分兵力监视中国守军阵地，大部分向中国守军阵地右后方前进。中国守军的迫击炮射程，在2000米以外就没有了威力，此时，所有步枪的膛线都磨平了，子弹出口时发出“噔！噔！”的声音，中国守军把枪放下，准备和日军肉搏时，日军却避开了这个阵地，分两路绕过香城，向滕县方向攻击。

激战了1天，中国守军下看埠、白山、黄山等阵地被日军占领，但界河东西一线的正面主阵地仍屹然未动。在临城的孙震军长，得知日军大举进攻的消息后，立即乘火车到滕县了解情况，在前线孙军长对士兵说：“人人要抱着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与敌人拼到底。”

15日，进攻中国守军界河正面阵地未能得手的日军，除以主力继续猛攻外，另派出部队向中国守军第一线阵地的右后方龙山、普阳山迂回包围，被在这一带布防的中国守军打退。

15日中午，王铭章师长为了防止日军渗入滕县左侧，命令在北沙河的第一二二师的第七二七团抽出一个营兵力，到滕县西北17、8里的珙町和城西南30多里的高庙布防。

15日下午，界河正面阵地上的日军越来越多，几次进攻仍未能得手。龙山、普阳山也被中国军队占领着。于是，日军由龙山以东向滕县方向右旋迂回，兵力达万人。下午5时许，日军先头部队已分别出现在滕县城东北10多里的冯河、龙阳居一带。此时，滕县城内只有第一二二、第一二四、第一二七师的三个师部和第三六四旅旅部，每个师部和旅部只有1个警卫连、1个通信连和1个卫生队，此外，没有任何战斗部队，滕县城防处于十分危险的状态。

中国军队和日军分别在各个阵地上激战，无法回援，王铭章一面令第一二二师第三六四旅七二七团从北沙河阵地抽出一个营跑步回援滕县，一面向临城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发电报求援，而在临城的战斗部队，只有第四十一军直属的特务营，该营有3个步兵连和一个手枪连。孙震军长为了支援滕县，只留下1个手枪连担任总司令部的警卫，其余3个步兵连火速去支援滕县。

不久，滕县城内陆续调进来10个步兵连和1个迫击炮连。王铭章师长任命带兵进城的第七二七团张团长为城防司令，统一部署守城事宜，所有进城部队立即构筑工事，搬运弹药，当日夜里，从临城又运来一火车粮食和弹药，特别是运来了大批手榴弹，它是守城战中最得力的武器，截至15日深夜，滕县城内的部队，共有1个团部，3个营部，11个步兵连和1个迫击炮连，4个特务连，加上滕县城的武装警察和保安团，约有武装力量3000人，但真正的战斗部队只有2000人。

16日黎明，日军用1万多人的兵力向界河一带的第四十五军阵地全线进攻，上午7时，滕县东关外附近各村庄先后听见机枪、步枪声。冯河、龙阳店方面的日军开始向滕县东关警戒部队进攻。

日军进犯界河阵地以来，中国守军奋勇抵抗，滕县城内外人心还算安定，此时，忽然炮弹、炸弹如狂风暴雨般地打到了城内，市民们顿时六神无主，纷纷拾起值钱的东西，扶老携幼，肩挑手提大包小裹地出城向西出逃，滕县城内除了中国守军外，几乎见不到几个老百姓了。

正在西关电灯厂的王铭章师长，听到枪炮声后，赶到第一二四师师部，他先向城防司令张团长询问了城防部署、工事构筑、弹药补充等情况，然后又问道：“守城能达多久，能否在一天以上？”张团长回答道：“以城内的兵力和日军的形势，守一天多没有把握。”王铭章根据援军可能到达的情况，决定把部队拉到城外机动作战。请示孙震军长，孙震说：“你们要死守滕县，等待汤恩伯军团前来解围。”

听了孙震的话，王铭章立即传谕昭告城内全体官兵：我们决定死守滕县

城，我和大家一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随后命令将城外所有部队调进城内，并把南北两城门堵死。

16日8时，日军10余门山炮在城东高地向东关、西关、车站一带猛轰，并有18架敌机在上空轰炸、扫射。接着，日军又集中炮火猛轰东关土寨东南角，当即将此地炸塌一、二十米，又以轻重机枪数十挺向塌口射击，掩护其步兵攻击前进。

当日军五、六十人跳下塌口的壕沟时，宁卫在这里的中国军队一个连在连长指挥下，集中了六、七十人的兵力，把二、三百枚手榴弹投到敌群中，日军丢下几十具尸体逃走了。

日军发现这次攻击没有奏效，立即组织更强大的火力向那缺口轰击，中国守军隐伏在塌口两侧，一会儿，又有约五、六十人的日军，头戴钢盔，端着上着刺刀的步枪，从寨壕内向缺口冲锋，在日军爬上缺口的一刹那，中国守军的几百枚手榴弹又落向敌群，这样反反复复几次后，日军暂时停止了攻击。中国守军趁势修补工事，搬运弹药，运送伤员，被日军炮口炸开的缺口也被从东关和城内几家盐店、粮店堆放的食盐和粮食堆满。官兵们修补完工事，稍事休息。

下午两点，在沉寂了几个小时后，日军又集中火力转而猛烈轰炸东关土寨东北角，日军猛烈的炮火轰塌了一段寨墙，然后在密集机枪火力掩护下，步兵爬上了塌口，又在中国守军一阵手榴弹攻击下逃走。

下午5时，日军又发动了攻击，大炮增至30多门，机枪火力也比以前猛烈，敌机每批都在10架以上，轮番助战。这次，日军又转移了攻击目标，以东城门为重点，攻击方向不仅指向东门，炮火还指向东关、城内和西关、火车站等纵深地带，以阻击中国守军预备增援，前后重叠形成波浪式攻击法。日军先头排冲锋到城前时被中国守军用手榴弹消灭，可是，日军猛烈的火力，也把中国守卫在东关门及其两侧的守兵杀伤殆尽，中国守军立即派人填补上去，立足未稳，日军的第二梯队又冲上来，于是敌我展开了一场惨烈的肉搏战，结果日军的这一排又被消灭，中国守军也伤亡了100多人。此时，日军第三梯队已经冲上来，并突入40余人，双方形成对峙之势，好在这时，中国援军赶到，日军并未增援，中国守军扔出一阵手榴弹后，抡起大刀冲入敌群猛砍猛杀，消灭了冲进来的日军。

16日上午，在日军大举进攻东关的同时，对龙山、普阳山一带中国守军阵地进犯。中国守军虽浴血奋战，仍难于挡住日军强大的攻势，第四十五军正面阵地被日军突破。

16日夜，王铭章师长决心放弃滕县外围阵地，把第四十一军所属的部队撤回两个团，集中守城，重新部署，修补工事，挖防空洞，补充弹药，绑架云梯，准备登城打击敌人。他叫来城防司令张团长，一见面，王铭章很高兴地对张团长说：“你们辛苦了，真想不到啊！我们这么一点人竟能坚持一整天！”张团长回答道：“这全靠将士们勇敢杀敌。”王铭章师长接过话头继续说下去：“坚持了一整天，能把今天撑过去就不要紧了，我们在城外的部队马上都要调到城里来，他们正在行动中，估计用个把钟点之后就能到了，又增加了两、三个团，我们不用怕了，如果还能把明天撑过去，汤恩伯军团的援军就可以来解围了。”

滕县城内的粮食储备还很充足，经过士兵们努力，工事又修好了，手榴弹盖揭开了，随时准备迎敌。

出乎矶谷的意料之外，日军在界河、龙山，普阳山一带、在滕县城关等战场处处碰钉子，伤亡惨重。连攻几日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这使矶谷廉介大为恼火，他下令调集了第十师团和第一六师团的一个旅团约3万余人，并配属70多门大炮，四、五十辆战车，包围了滕县城东、南、北三面。

17日早晨，日军飞机20余架飞抵滕县上空，随着投弹、扫射，日军大炮也向城内打炮，整个滕县爆炸声震天撼地，硝烟弥漫，墙倒屋塌，到处是瓦砾、残垣断壁和被日军飞机大炮炸死的守城军民。滕县成了一片废墟、火海。两个多小时的轰击过后，日军的步兵在坦克车掩护下开始向滕县城东关进攻。以猛烈的火力开辟了东寨墙突破口，同时，用炮火分别向东关全线和城内施行遮断射击，以牵制中国守军的临时调动和后线的增援。防守东关的第一二四师七四团顽强抵抗，和日军反复拼杀，激战至正午，东关阵地依然固守无恙。

日军在进攻东关的同时，又以另一股兵力向东南城角攻击，强烈的炮火轰塌了一段城墙后，日军步兵在七、八辆坦克的掩护下发动了冲锋。中国守军第七二七团二营二连官兵用手榴弹炸毁日军两辆坦克，杀死日军五、六十人，中国守军二连官兵也死伤殆尽，日军四、五十人冲到了墙角，中国守军预备队发起了攻击，他们在仅有的两挺轻机枪掩护下，向日军猛杀而去，一阵手榴弹投掷之后，接着抡起大刀猛砍，突入的日军被击退。

日军因攻势受挫，急忙进行新的部署，下午2时，日军突然调来12门榴弹炮，猛轰滕县南城墙正面；同时，出动二、三十架飞机轰炸，经过1个多小时的轰炸，南城墙被毁倒塌，几乎夷为平地，处处可以攀登，守卫在这里的第七四团的一个营的官兵在日军的炮火下，血肉与砖石交织在一起四处飞溅。炮声过后，日军步兵五、六百人，在十几辆坦克掩护下向这里扑来，由于中国守军死伤殆尽，下午3时左右，日军占领南城墙。

在日军占领南城墙后，迅速用火力掩护其步兵从西南城角向西城墙守军压迫，与此同时，东面的日军也对东关再次发起更猛烈的攻击，寨墙被日军炮弹炸得像锯齿一样，阵地工事全部被毁，弹药也已告罄，在这种情况下，东关中国守军无所凭藉，死伤越来越多，不久，东面的日军也在坦克掩护下突进东关。

日军占领南城墙和突破东关之后，王铭章师长亲临城中心的十字街口指挥督战，下午5时，西门也被日军攻破。

日军攻入南城、西城后，即集中火力向城中心十字街口射击，王铭章师长和他的幕僚、随从无法在市街内存身，便从西北角登上城墙，继续与日军周旋。王铭章命令身边的一排人从西北城角向西城门楼之敌猛扑，但这个排还没有接近西城门楼，就被日军的机枪全部打倒，然后，西城门楼的日军继续向北压迫。王铭章等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准备出城到火车站第一二四师三七二旅那里去，当他们出城之后，被西城门楼的日军发现，随着一阵密集的机枪响过，王铭章等人中弹殉国，实现了他给孙震军长立下的“决以死拚，以报国家”的誓言。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对王铭章及其所部坚守滕县作了高度评价，他说：“若无滕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是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造成之也。”对于王铭章的牺牲，国共两党领导人均在他的追悼会上题词。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及其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送了“奋战守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的挽联。

郭沫若在追悼会上发表了题为“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的讲演，国民政府于1938年4月发出褒扬令称：“陆军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赋性刚毅，忠行忠贞，此次滕县之役，苦守要区逾三昼夜，……率部奋力巷战，竟尔殉职，缅怀壮烈，悼惜殊深，应予特令褒扬，追赠陆军上将。”（1984年9月，王铭章的老家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突入东关的日军，立即向东城门进攻，占领南城墙东半部的日军，也以猛烈的冲锋夺占东南城角，并继续北进。东城墙上南半部的中国守兵，被迫退守东城门楼。日军除了用大炮轰击东城门楼外，并以平射炮的破甲弹猛轰东城门洞，城楼中弹起火，上面的守军无处存身，此时，城门也被炮火摧开，在密集的机枪掩护下，日军三、四十人突然杀进了东门，中国守军顽强抵抗，用手榴弹和机枪将他们全部消灭。日军援兵又不断赶来，中国守军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无力反击，东城墙和东门被日军占领。

傍晚，日军占领了滕县的东、南、西三面城墙，被日军包围的滕县，只有一条可与后方联系的通道，突围出来的中国守军在路上又遭日军拦截。至此，日军占领滕县，中国守城官兵牺牲2000多人，日军自滕县大举南下。

与此同时，日军濑谷旅团第六十三联队攻陷临城，直逼台儿庄、运河一线。20日，矶谷师团、濑谷旅团攻占峄县，并沿台枣支线向台儿庄阵地突进。

四、台儿庄死战 守住阵地

当临沂和滕县于3月中旬同时告急时，国民政府蒋介石便命令驻河南补充训练尚未完成的汤恩伯军团和孙连仲集团军星夜增援，首先抵达徐州的是汤恩伯第二十军团，辖两个军（第五十二军关麟征和第八十一军王仲廉）共计5个师（第二师郑洞国、第二十五师张耀明、第四师陈大庆、第八十九师张雪中和一一师张珍）。汤部第八十一军到达徐州后，马上乘火车北上支援第二十二集团军作战。第八十一军到官桥站下车后即与日军遭遇，他们便绕道进驻滕县以东地区，准备由东面威胁进犯滕县之敌时，滕县被日军攻陷。

1938年3月19日，正在河南许昌一带整补的孙连仲第二集团军，接到紧急命令，开赴徐州东北台儿庄地区，阻击南进之敌，固守台儿庄，保卫徐州。孙连仲集团军虽辖有两个军（第三十三军，第四十二军），但在参加山西娘子关保卫战时损失很大，他的第四十二军只是一个空番号，这个集团军实际上可以参加战斗的部队只有3个师（黄樵松的第二十七师，张金照的第三十师，池峰城的第三十一师）。

孙连仲集团军到达徐州后，马上命令池峰城第三十一师先到达台儿庄及其附近地区，构筑工事，掩护其他部队集中。根据侦察地形，池峰城师长派了一个加强团确保台儿庄城寨，其余部队沿大运河南岸构筑工事，师长池峰城在城外指挥。不久，第二集团军的第二十七师、第三十师及第四十四旅等部已陆续集结于贾汪东北和台儿庄以南地区。

根据事先部署，汤恩伯集团军在津浦路上与日军稍事交战后，即奉命陆续让开正面，退入抱犊崮东南的山区，所属重炮营则调回台儿庄南岸。日军没有顾及只作间断微弱的抵抗而迅速转移的汤部，沿津浦路临枣支线而下，直扑台儿庄。日军总数约有4万，拥有坦克车七、八十辆，山野炮和重炮百余尊，轻重机枪不计其数，更有大批飞机助战，仅在台儿庄附近就集结了3个联队约五、六千人，配有大量空军、坦克、重炮及其他机械化兵种。

3月23日，日军开始猛烈炮轰中国守军的防御工事。台儿庄只是位于运

河岸上的一个镇子，没有什么天然屏障可资扼守，在日军的重炮和飞机不断轰炸下，大部分阵地工事和民房被夷为平地。炮轰之后，日军以坦克为先导，步兵随后逼近。台儿庄一带的居民多用石块垒墙造屋，所以每一户住宅都像一个堡垒，这种堡垒日军占据后，中国守军因为没有平射炮和坦克，所以无法反攻。而日军攻取中国守军的一个堡垒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就这样，中国守军的血肉之躯和日军炮火坦克相搏斗，至死不后退，日军猛攻了3昼夜后，攻入了台儿庄城寨的东北角。此时，中国守军已伤亡过半，逐渐感到力不从心，但他们仍咬紧牙关死守不退。日军与中国守军发生激烈巷战，持续了5昼夜，敌我胶着于城厢，彼此一墙之隔，互相凿洞射击，距离近，死角大，为争夺一间房子，常常要相持几日，为争夺一条小巷，成连成营的人作出了牺牲，战斗到了寸土必争的紧要关头。孙连仲为了整顿战场纪律，鼓舞士兵的斗志，曾将作战不力的一个旅长撤职，交军法审处，并命令部队死守。

从3月27日开始。敌我双方在台儿庄内作拉锯式肉搏战，一天比一天激烈，3个师1个旅的部队，再加上2个新兵补充团，就这样1个团、1个营、1个连地轮番填了进去。

从3月23日，中国守军与日军交战后，李宗仁在了解了敌情和战况报告后，知道日军的炮火使台儿庄上空硝烟雾罩，城内屋塌断垣，血肉横飞，中国守军伤亡惨重，战况极其残酷，便派炮兵支援。

孙连仲看到李宗仁派来炮兵支援，非常高兴，便把炮兵分割使用。这次派来的炮兵，拥有比较新式的武器，又是机械化装备，通讯设备比较完整，排、连、营都有无线电，通讯比较方便。

炮兵有力地支援了步兵作战。一次，日军以飞机、大炮掩护一支有装甲汽车、机踏车、步兵联合的轻快部队约一千人向台儿庄进犯，中国炮兵在公路附近占领一个侧面阵地，骑兵在前面警戒。日军一边打一边前进，中国骑兵稍作抵抗便撤退了，日军得意洋洋地沿公路形成一条长蛇阵追来，中国炮兵等日军装甲车队在公路上完全暴露时，由尾车打到首车，打得日军进退不得，慌作一团，退了回去。第二天，日军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以步兵坦克配合，再次进犯台儿庄。日军坦克进攻被中国守军炮兵一连打毁了好几辆，没能冲进台儿庄内。但日军步兵一再顽强猛扑，有一部分冲入台儿庄内，占领了几幢房屋，与第三十一师池峰城部队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日军显得十分顽强，中国守军前赴后继，激战了很久，没有能将冲进来的日军打出去。面对这种形势，炮兵营长向池峰城建议说：“我们炮兵，在黄昏前用战防炮瞄准敌人机关枪眼，夜晚掩护步兵攻击，把敌人赶出庄去。”

池峰城接受了这个建议，他们来到炮兵阵地，只见炮兵用一门战防炮对准日军的一个机关枪眼，连发三炮，日军的机关枪变成了哑吧。中国守军步兵看到这里，高兴地对炮兵说：“伙计，请你们今晚把这几个火力点都打成哑吧罢，我们步兵就拿这大刀、手榴弹把敌人一个个消灭掉。”

中国炮兵把战防炮摆开阵势作好了战斗准备，深夜来临了，随着战防炮的开火，日军的几个机关枪被打哑了，中国守军步兵冲入日军占领的阵地，打得日军狼狈逃窜，夺回了一部分阵地。

日军在台儿庄的作战非常狡猾，坦克、步兵的攻击战术，每次不同，多是炮火攻击，坦克出动，步兵随后，但也随机应变。

有一次，日军向台儿庄中国守军第二十七师及独立第四十四旅阵地攻击，炮火过后，日军步兵就冲了上来，但没有见到坦克，日军步兵接近冲锋

的距离时，坦克突然出现在步兵前面，向中国阵地冲来。这突如其来的阵势使中国守军有些紧张，连忙要求炮兵开炮。当日军发起冲锋时，隐蔽好的中国守军战防炮突然射击，打得日军坦克晕头转向，有的被打坏了履带，有的被打起了火。中守军步兵见日军坦克起火，立即组织还击，又一次打退了日军的进攻。

交战后的第二天，李宗仁到车辐山车站视察，亲眼目睹了日军的强大火力及其对中国守军所造成的威胁与牺牲，马上打电话告诉战区参谋长，再派空军来台儿庄助战。

中国空军改编于30年代在广西办起的地方空军。广西空军是个新建的军队，它的飞行员、机械人员平均年龄不过二十三、四岁，都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汉子，他们面对日军的入侵，个个恨得咬牙切齿，当他们接到接受改编北上抗日的命令时，个个磨拳擦掌，欢欣鼓舞。

1937年9月，空军飞行部队第七、第八两个中队奉命开赴湖北襄阳机场，接受苏联飞机的飞行训练，准备接收苏联飞机参战。1938年1月，七、八两中队训练完毕，奉命到兰州接收苏联援助的新飞机，战斗机有“伊—15”式和“伊—16”式两种，这两种飞机都是单座战斗机，安装有四挺机枪，火力很大。“伊—15”是双翼机，最大时速360公里，留空时间2小时30分，适于空中缠斗。“伊—16”是单翼机，起落架可以收缩，最大时速400公里，留空时间是2小时，适于追击。

第七、第八中队的飞行员看到新飞机，都非常高兴，情不自禁用手摸摸这、摸摸那，真想马上钻进座舱飞上天空，飞向抗日前线。按照当时空军的编制情况，每中队有飞行员10至15人，配备飞机9架。这样，飞行员可以轮流休息和警戒，但第七、第八中队的飞行员人人要求单领一架飞机，经过特许，飞行员们的要求得到满足。领到了新飞机后，人人兴高采烈，经过反复地试飞，他们非常满意“伊—15”战斗机的性能。领到了新飞机，第七、第八中队奉命分批回防襄阳。

1938年2月，空军第七中队奉命移驻湖北孝感机场，协同其他中队担任武汉三镇空防任务。第八中队移驻河南信阳机场，担任京汉铁路南的空防。

3月上旬，日军占领南京后，从南北两路夹击，企图打通津浦路，北线战场吃紧。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要求空军支援，但对空军的要求并不高，他既不要求空军来参加保护徐州这个第五战区大本营，也不要求空军长期配合陆军作战。他仅仅要求空军飞机在前线日军阵地上转几圈，投下几个炸弹，打击一下日军的嚣张气焰，然后向中国守军阵地低空飞行几圈，使中国守军官兵亲眼看到自己有飞机支援，借此鼓舞前线将士的士气，这样，空军就算完成任务。

这个要求对于空军来说，说低也低，说高也高。低的是别说在前线上空飞一趟，飞十趟百趟都没有关系；高的是当时这种飞机没有挂炸弹的架子，总不能让飞行员一边拿操纵杆驾驶飞机，一边抱着炸弹往下扔啊！经过机械师们精心研究设计，在机翼下面临时安装一套炸弹架，左右两边可挂小型炸弹8个。

因为飞机油量有限，从孝感、信阳机场起飞不能往返徐州前线，需要找个临时机场转场飞行，于是选定归德机场为前进基地，驻马店机场为中间站。与两个机场协调好后，第七、第八中队各出动飞机9架，先飞到驻马店机场汇合后，选了一个黄昏时节，避开日军的注意，悄悄飞到了归德机场。到归

德机场后，带队的飞行大队长吴汝鏊马上向徐州李宗仁汇报了情况，准备第二天飞往徐州。

第二天清晨，东方刚露鱼肚白，机械员发动飞机试车的隆隆声把飞行员叫醒，大家立即做好准备，随着大队长吴汝鏊的一声命令，飞行员纷纷爬进座舱，各自开动飞机马达待飞。一会的功夫，除第八中队陈业干的飞机没有发动起来外，其余所有的飞机马达都转动起来，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到了陈业干身上。陈业干焦急万分，汗水流了下来，十几分钟过去了，大队长见他的飞机螺旋桨仍没有转动，便先领着第七中队为第一梯队起飞，接着第八中队为第二梯队也起飞了。正当两个飞行梯队上升编队进入航线的时候，陈业干的飞机终于起动机，加大速度追了上来，所有飞机的升空、飞行编队完成。

飞机飞到京浦路北段的兖州、邹县、滕县上空，这里激战正烈。从空中往下看，敌我位置泾渭分明，一边是浓烟弥漫，大火熊熊，几乎见不到什么人在走动，而另一边却是人走马叫，显然，前者是日军向中国守军进攻之地，后者是日军所在地。

情况明了后，由第八中队担任空中警戒，第七中队迅速降低高度，当降到离地面约 1000 米时，各飞机马上分散开来，采取单机行动，尽量扩大活动范围，造成大的声势。于是，各个飞行员找准日军位置后，向日军人马、车辆投下了一枚枚炸弹。日军发现飞机到来，原以为是本国飞机助战，不理不睬，若无其事地各自照常活动，等到炸弹落下，这才慌了手脚，乱作一团，投完炸弹，各飞机继续飞行到中国守军上空，向坚守阵地的中国守军致敬。中国守军官兵从掩体中，隐隐看到自己空军的飞机，纷纷跳出战壕，一边挥动着帽子向飞行员们还礼。中国飞机的到来使中国守军士气大振，增加了他们坚守阵地的决心。这是中国空军第一次到徐州前线参战，除打下两架日军飞机外，对中国守军也起了很好的鼓舞作用，得到了李宗仁的高度赞扬，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台儿庄方面的战况打到最激烈的时候，他再次想到了空军，再次要求空军第七、第八中队协同来支援。第七、八中队官兵，也义不容辞地勇敢出动参战。

这次支援台儿庄，以轰炸和投弹为主，战斗机担任空中掩护，不进行阵地攻击。轰炸机的两队分成两个梯队，从河南周家口机场起飞，经归德上空与战斗机的三个梯队汇合，飞往徐州以北的峰城、枣庄一带，轰炸日军后续部队。

轰炸机投完弹，正待回返，第七中队吕队长发现了日军阵地上空有日军的一架双座侦察机，正在执行炮兵的观测任务，他当即架机俯冲向日侦察机攻击。日军侦察机发现受到了攻击，一面作急转弯，一面降低高度以躲开中国飞机的射击。吕队长几次俯冲都因速度过大，射击时间短，而没有击中日机的要害之处，但日军侦察机已被迫降到不能再低的高度。吕队长驾机在日机后方尾随追击，日机像丧家之犬被迫得在自己阵地上空掠地而过，震撼了整个敌军阵地。日机左转右转，极力想摆脱追击。这时，吕队长发现日机后座机枪已无人操纵，便判定敌机后座机枪手已被击毙，便更放心大胆地逼近敌机尾部。而日机驾驶员忽然不见了中国飞机，一时不知怎么回事，而慌了手脚，操纵过猛，飞机失速，倒栽葱地栽到自己的阵地上，爆炸起火。

吕队长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时，他突然感到座机发生抖动，一颗子弹从下方射穿了他的手掌，顿时，鲜血直流。在追击敌机的过程中，日军地面部队向他开了枪。他忍着疼痛，用力一拉操纵杆，把飞机升高加大速度冲出日

军阵地上空，歪歪斜斜地飞回了归德机场。中国空军对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

3月26日，刘家湖附近灯光闪闪，日军运兵车辆络绎不绝。尽管李宗仁派来了炮兵，但因弹药不足，不能持续对日军交通执行拦截射击，因此，无法阻击日军对前方的支援。日军再度发动强烈的攻击已在中国守军预料之中。

3月27日，日军以猛烈的炮火攻击中国守军的阵地。虽然中国炮兵也尽力袭击敌炮兵阵地压制他们的火力，但台儿庄仍受到了很大的威胁。炮火过后，日军步兵由北门突破中国守军防线，进入城内。随着一声“弟兄们，跟我来”的喊声，中国守军与日军展开了残酷的肉搏战。战斗至中午，中国守军只有一个营的兵力，无法打退日军的进攻，只得凭借附近建筑物阻击日军向纵深和左右发展。

入夜，战况更加激烈，日军轮番猛攻，台儿庄城内一片混乱局面。但中国守军信心百倍奋勇抗敌。第七连连长徐运太在大庙以北防守北街中段时，在临街房屋突出部分设有重机枪一挺，射手已阵亡，徐连长奔过去端起机枪向日军扫射，多次击退进攻之敌。不久，这个火力点被日军发现，日军集中掷弹筒轰击，还用重机枪瞄准扫射。徐连长身中数弹，仍坚持战斗，直到牺牲。

3月28日晨，日军又开始了激烈的攻击，由东向西，全力向台儿庄压来。日军带来了掷弹筒、步兵小炮等。当日军掷弹筒发射时，中国守军就利用掩蔽部保护自己，等炮声一停，战士们立即跳出掩蔽部，用手榴弹打击日军，阻止他们前进，日军靠近了就和他们展开肉搏战。因此，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而中国守军除非全部战死，否则是不会放弃阵地的。

正在敌我双方较量的关键时刻，中国空军飞机出现在台儿庄上空。日军起初认为是自己的飞机来参战，立即欢呼起来，以示前线敌我的位置，为飞机指路。而中国守军则跳进掩体，待飞机飞近时，中国守军才认出是自己空军的飞机，立即跳出掩体欢呼雀跃，勇气倍增，打退了日军的进攻。

日军不断地增加有生力量，大举进攻。

4月3日，整个台儿庄已被日军占领2/3。中国守军据守南关一隅，死拼不退，日军更以重炮，坦克猛冲，志在必得。日军的电台已经宣称他们占领整个台儿庄。中国守军指挥官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认为再这样下去，必将导致全军覆灭，于是向孙连仲总司令请示是否将阵地转移到运河南岸。孙连仲向长官部反映，得到答复是：“汤恩伯军团即将赶到，大约明天中午就可以进至台儿庄北部，你们必须死守，如果在这个时候放弃台儿庄，岂不功亏一篑！敌我已在台儿庄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的几分钟，你们一定要坚持到明日拂晓，如违命令，当军法从事”

孙连仲给李宗仁回电话说：“李长官，第二集团军已伤亡十分之七，敌人火力太强，攻势过猛，但我们把敌人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可否让我们撤下去，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我将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李宗仁答到：“我明天到台儿庄督战，你必须守到明天拂晓，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孙连仲听罢此言，表示：“长官即有此决心，第二集团军牺牲殆尽不足惜，连仲亦一死以报国家。”

李宗仁继续告诉他说：“你不但要守到明天拂晓之后，今夜你还须向日

军发动夜袭，以打破日军明晨拂晓攻击的计划，则汤军团明日中午到达后，我们便对以对敌人实行内外夹击。”

孙连仲说：“我的预备队全用完了，夜袭很不容易啊。”

李宗仁马上说道：“我现在悬赏 10 万元，你将后方凡可以拿枪的士兵、担架兵、炊事兵与前线士兵一齐集合起来，组织敢死队，实行夜袭。这 10 万块钱将来按人平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你好自为之。胜败之数，在此一举。”

李宗仁明白，第二集团军的伤亡已十分之七，但从火线上因抬运负伤官兵而退下来的士兵一定不少。他们因为战火太猛，有的还没有回到火线上去，现在只能利用这一点最后的力量，孤注一掷了。

孙连仲奉命亲自到台儿庄督战。这时，死守最后一阵地的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来电话向孙震请求撤退。孙连仲命令道：“你们必须坚守阵地，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进去了，我就填进去，有敢退过河者，格杀无赦！”

池峰城师长奉命后，知军令不可违，就抱着必死的决心，命令组织敢死队，任凭日军如何冲杀，也死守不退。到了午夜，先后组织起来的先锋敢死队，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分组绕道杀向日军，只见个个好汉，手执大刀，各自为战，勇猛异常，见敌就砍就杀，有如神助一般。其实，这都是为了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尊严，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在血肉横飞的搏斗中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日军万万没有料到血战数日，已筋疲力尽的中国守军还能如此神勇，日军遭到袭击，仓皇应战，乱作一团，就这样血战了几天被日军占领的台儿庄阵地，竟被中国守军夺回四分之三，日军被逼退守北门！

五、外围支援 台儿庄大捷

根据台儿庄会战的部署，孙连仲第二集团的三个师（黄樵松的第二十七师，张金照的第三十师和池峰城的第三十一师）沿运河布防，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以汤恩伯第二十军团的两个军（关麟征部五十二军，王仲廉部八十五军）让开津浦路正面，诱敌深入，待日军主力直扑台儿庄企图一举夺取徐州时，汤军团即行南下，拊敌之背，协同孙连仲集团军将日军包围而歼灭之。

台儿庄正面的孙连仲集团军与日军正面迎战，担负台儿庄中央防线北面作战是汤恩伯军团的任务，是力求把由滕县南下的日军压逼到临城附近铁路以西至微山湖畔歼灭。

3月20日下午，汤恩伯来到第五十二军军部，他见到军长关麟征就说：“我是来搬兵的，我看到你们两个师人强马壮很高兴，咱们两个军合起来一定能打大胜仗。”他命令第八十五军据守枣庄东北山区，等待第五十二军到达后再向枣庄攻击前进。

21日，第五十二军由利国驿出发，经台儿庄、兰陵镇到达向城集中，汤恩伯随第五十二军军部行动。为了避开日军飞机侦察，保持部队行动机密，部队一直是夜间行军。22日晚，全军到达向城，在向城附近休整。23日晚，汤恩伯向五十二军下达命令说：“日军第十师团的濑谷支队（两个步兵联队，附有野战重炮、野炮、装甲战车）主力在临城附近集中，已分别向韩庄、峰县方向追击我第四十一军退却部队，枣庄已被日军部队占领。命令你部于3月24日由向城出发，向枣庄以东鹁鸽窝、郭里集一线前进，到达那里后，速与在枣庄东北山区的第八十五军取得联系，然后从东、北两方面协同向枣庄

方向攻击。”

24日早晨，第五十二军根据命令，分成两个纵队向鹁鸽窝、郭里集之线前进。以第二十五师（师长张耀明）为左纵队，经辛兴庄沿九顶山北麓向郭里集前进，到达后，即向枣庄方向警戒；军部率第二师（师长郑洞国）和炮七团的野炮兵一营为右纵队，在第二十五师的右边成梯次沿尚岩、税郭以北高地边缘向鹁鸽地区前进。

第二十五师作出兵力部署，以所属第七十五旅驻郭里集，对临城、枣庄方面之敌须严密警戒，并占领阵地准备战斗，师部率第七十三旅（旅长戴安澜，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牺牲，后追认为革命烈士）驻辛兴庄附近，并对峰县方面派出警戒，并派出了便衣侦察，结果是辛兴庄、郭里集一带均无敌情。

23日上午，突然从郭里集方面传来枪声。郭里集是一个比较大的村落，村子周围筑有几个碉堡，其中一个比较坚固的大碉堡位于村子东北角。原来，便衣侦察刚回来，就有日军数十人来郭里集宿营，日军哨兵发现了中国军队，立即开枪射击。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旅之一部和这个大碉堡中的日军交上了火，他们用轻重机枪和小炮封锁碉堡射击孔，并挖掘地道准备用炸药炸毁碉堡，以迫使日军投降。日军凭借碉堡优势负隅顽抗。军部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派来一连野炮。在中国军队野炮的轰击下，碉堡上层被轰毁，日军纷纷从碉堡里跳出来逃跑。中国军队拦截，除少数日军逃往枣庄外，大部分日军被击毙击伤。逃到枣庄的日军搬来援军向郭里集反扑，当郭里集战斗刚一打响，第七十三旅即派出了一个营，对枣庄方面进行警戒。当枣庄的日军出动二、三百人向郭里集增援时，被这个营拦截，没能前进。

25日下午，在鹁鸽窝附近高地上观察到枣庄通往临城的大道上尘土飞扬，逐渐看出是日军步兵炮兵的大部队在向枣庄方向前进，兵力约5000人左右。日军将对郭里集大举进攻。关麟征命令第二十五师除留下一个加强营在原阵地欺骗日军外，主力撤至郭里集东北山地隐蔽。根据关军长的命令，第二十五师师长张耀明决定每旅派一个营长指挥两个步兵连及便衣队，统一归第一五团团团长高鹏指挥，在原阵地逐步抵抗，分批后退。

26日，日军飞机不断向郭里集附近村庄投炸弹轰炸并进行炮击，然后在装甲车的掩护下，步兵开始了冲锋。第二十五师留下的加强营和便衣队根据原计划边打边退，上午10时左右，日军占领郭里集附近的村庄。不久，大批战车、装甲车、炮兵、步兵向这里集结。

郭里集激战之后，第二师到达鹁鸽窝，枣庄的日军已派出数十人到鹁鸽窝西南高地构筑了工事。第二师第十二团派出一个营打败了这里的日军，对枣庄方面警戒和枣庄外围进行攻击。

此时，台儿庄激战一阵强似一阵。汤恩伯接到孙连仲的求援电，汤恩伯看到这份求援电说：“先派一部分兵力向峰县之敌侧背攻击，以策应台儿庄之战，主力暂时集结于抱犊崮山区。”

面对汤恩伯军团保存实力的做法，李宗仁大为不满，他曾三令五申地要汤军团迅速南下，以全力攻击台枣支线日军侧背，但汤恩伯军团却在姑嫂山区逡巡不进。最后，李宗仁训诫汤恩伯：“如果你再不听命令南下，延误战机，当照韩复榘的例子严加惩办。”汤恩伯知道，韩复榘作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不战而退，被国民政府枪决。他听到李宗仁拿出韩复榘的例子，值此抗战关键时刻，贻误战机，罪在不赦，李宗仁说得到就

做得到。想到这里，他下令第五十二军先行南下台儿庄东北地区，向台枣支线的日军侧背攻击。第八十五军集结抱犊崮以南山区，准备对付郭里集附近之敌。

27日晚，第五十二军南下在兰陵镇附近集结。当时，台儿庄附近的日军情况是：日军濼谷支队的第六十三联队的第二大队并野炮1个大队于3月23日由峰县南下以后，向台儿庄进犯，曾突破台儿庄城墙东北角，因被孙连仲部台儿庄守备部队反击，撤至台儿庄北面，准备再攻，并要求峰县的六十三联队主力南下增援。日军六十三联队到达刘家湖附近于28日开始对台儿庄发动进攻。日军濼谷支队主力受第六十五军的牵制，在郭里集附近反击扑空后，也由郭里集向台儿庄西面进发。28日，第五十二军以第二师在右，向南洛、北洛，北大窑攻击；第二十五师在左，向红瓦屋攻击。当日下午，驱逐了红瓦屋西南方面的日军。趁势向占领南、北洛和北大窑的日军攻击，第二师在攻击时，为了防备由峰县南下的日军威胁自己的侧背，派出了一个步兵营向獐山前进，与獐山附近准备南下的日军一联队遭遇，经过数小时的激战，退到獐山东南台枣支线以东一个村占领了阵地，掩护第二师右翼。第二师于30日下午攻占北大窑，会同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向占领北洛的日军攻击。

31日，汤恩伯率第八十五军到达台儿庄东北地区，经过和关麟征研究后决定：第八十五军从4月1日起在第五十二军左翼展开向台儿庄东北方面的日军进攻。

4月1日，第五十二军、第八十五军向台儿庄东北面至台枣支线南、北洛的日军发动全面攻击，汤恩伯和关麟征在红瓦屋附近的小高地上指挥作战，战斗进行到下午1时。中国军队占领南洛和北洛，截断了台儿庄以北台枣支线，对进犯台儿庄日军侧背猛烈攻击，形成了对日军的包围之势，并派出一支部队向台枣支线的泥沟方面攻击前进。濼谷支队曾经几次抽调台儿庄西面第一线部队向这里反攻，都被中国军队打退。下午2点左右，第五十二军军部在向城附近的便衣侦察队派人报告紧急情况：日军步、骑、炮兵联合之队约4000余人由临沂方面开来，向兰陵镇大道南进，其先头部队快要到达向城。关麟征获此情况立即作出部署：命令军部附近的步兵营营长徐文亮指挥该营和军直属骑兵连，立即跑步向兰陵镇方面进行迎击日军，并诱使日军过早展开，尽力阻止日军前进，争取时间，以便能以第一线抽调兵力迎击日军。同时，命令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旅迅速撤离第一线来到军部附近增援。

徐文亮营长率领该营和军直骑兵连向兰陵镇方向跑步前进。部队刚刚到达兰陵镇附近，就与日军先头部队遭遇，双方马上交上火，日军迅速展开，用炮火轰击。战斗进行了1个小时后，第二十五师的七十五旅赶到兰陵镇参战。不久，第二十五师师长张耀明又率第七十三旅来到兰陵镇。军部指挥所推进到距兰陵镇不远的洪山镇附近的一个高地指挥作战，战斗进行到黄昏时节，第二十五师逐步将这股日军压逼至兰陵镇以北地区。入夜以后，日军绕过兰陵镇西北向杨楼、底阁方向逃窜，企图与台儿庄方面的濼谷支队会合。日军掩护部队步兵、骑兵100多人，被围困在兰陵镇西北的傅庄里。第二十五师留下一个步兵团围攻傅庄，主力部队向杨楼、底阁方面追击，会同第二师围歼这股日军。

困守傅庄的日军，在第二十五师步兵团的围攻之下，利用傅庄的土围墙进行抵抗，不肯投降，并多次组织突围。第二十五师步兵团在炮兵的掩护下，冲进傅庄，全歼了傅庄的日军，从俘虏的口中得知，这股日军是第五师团坂

本支队。

4月2日，第二十五师主力将退到杨楼、底阁附近的坂本支队包围，日军占据了这一带村庄，进行顽强抵抗。此时，中国军队第二师从北大窑、北洛方向开进到杨楼、底阁以西地区，协同第二十五师围歼这股日军。

3日，第二十五师以全力从东面向占领杨楼、底阁的日军猛烈进攻，在第二师的协同下，杨楼、底阁日军大部分被歼灭，一部分向底阁东南肖汪方向逃去，中国军队乘胜追击。

4日，第五十二军的两个师继续围攻日军坂本支队，日军曾几度向西北方向突围，均被中国军队击退。

5日，日军坂本支队被第五十二军的两个师团团围住。正在苦战之时，日军濑谷支队从台儿庄正面抽出兵力与第八十五军在南、北洛附近激战后向泥沟方向退却。两支日军都曾想汇合起来，但在中国第五十二军第八十五军的攻击下，未能得逞。

6日，困于泥沟方面的日军，向台枣支线以东攻击退却。关麟征命令第一线部队跟踪追击；同时，命令炮兵向日军占领的村落北面道路射击。日军坂本、濑谷两个支队被围。

在台儿庄外围作战的还有第一一师（第一一师原由汤恩伯直接指挥，师长张轸，辖第三二八、第三三两个旅）。该师于1938年3月奉命由河南临汝出发，经许昌坐火车到达徐州。到徐州后，由李宗仁安排，归孙连仲指挥，担任由万年闸至韩庄运河南岸防务。这个师装备较差，但有十五生的榴弹炮及七十五生野炮各一营。

3月20日夜，第一一师接守了韩庄附近运河南岸的阵地后，连夜挖掘通往前方的交通壕，并派出了便衣到临城、枣庄峰县等查探日军的动向，相机出击。

3月24日，日军主力向台儿庄发起攻击，其后方峰县城内只有少数车辆运输弹药向前方补给。为了策应台儿庄作战，张轸师长命令第三二八旅抽调两个营，伺机夺取獐山，截断日军后方的交通线，并派一个连到峰县截击日军辎重。

第三二八旅旅长辛少亭亲自指挥队伍于黄昏后渡河，向獐山秘密前进，夜里11时到达了白山西庄。白山在獐山西北，是个椭圆形的孤山，东北接近峰台支线，山的东北面是个缓坡，西面坡陡。日军只注意攻击台儿庄，在运河北岸特别是峰县附近未派出部队警戒。所以，辛少亭他们很顺利地到达了獐山。天刚刚放亮，就有日军的50多辆辎重车马由峰县南向台儿庄运动，辛少亭指挥士兵们猛攻下去，日军弃车逃走。这里的举动，引来了北洛方面的日军。很快，大约200多名日军很快向辛少亭他们发动了攻击，双方展开了激烈战斗。

不久，天空上飞来五、六架日军飞机，投下了许多炸弹。第三二八旅第三营的一个连占领了一个制高点，掩护第二营正面的兵力向山腰撤退，占领第二线有利地形，诱引日军前进，两翼部队立即疏散隐蔽。当日军进到中国军队阵地前，三个方面同时合击，日军伤亡过半，吓得畏缩不前了。过了一会儿，日军在峰台公路上的炮兵向白山东坡倾泻过来密集的炮火。刹那间，烟雾弥漫，山崩石裂，乱石飞舞。炮火过后，日军又派出第二批步兵500多人向中国军队猛攻，日军顽强地打到了半山腰，中国守军第三营立即向山腰日军侧背冲去，日军纷纷向南侧运动。接着，又有一个连的中国守军从右翼

山脚向日军后背集中射击，日军前后都受到了打击，死伤惨重，逐渐支持不住，弃尸大败而逃。

这次主动出击，有力地配合了台儿庄方面的对日作战，使日军分散了兵力，放缓了对台儿庄的进攻。接着，中国军队又烧毁了日军在白山西部的弹药库，威胁了日军的后方。

3月27日，台儿庄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在运河南岸的第一一师阵地距台儿庄只有十几公里，密集的枪炮声都可以听见。在一天，从临城和枣庄回来的侦察人员说：“日军已攻占了台儿庄大部分地方，敌我双方连日进行巷战，日军伤亡惨重，连非战斗人员都补充了上去。”日军没有了增援部队，第三二八旅决定立即到运河以北地区，相机攻击峰县和枣庄附近的日军。

4月1日，第三二八旅渡河占领了峰县西南十多个山区村庄，并派人日夜出去侦察。他们发现峰县城内只剩下接运尸体和运送弹药的百十辆马车，十分空虚。到了第二天晚上，第三二八旅组织了一个500多人的突击队，偷袭了峰县北门外汽车站的一个大院，把日军的弹药库及装好弹药的车辆浇上汽油点燃。随着两个多小时的爆炸声，日军的弹药化为了灰烬，一度中断了日军由峰县、枣庄向台儿庄日军的弹药输送。台儿庄前线的日军炮兵，由于得不到弹药的供给，几乎停止了对台儿庄的炮击。

八路军山东游击队，在鲁南台潍路、台枣线阻击日军的援台部队，破坏交通，牵扯日军的兵力，紧密地配合台儿庄战斗。

由于中国军队的内外线配合作战，日军濑谷、坂本两个旅团陷入了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为此，第五战区决定迅速围歼这两个旅团。4月2日，向台儿庄参战各部下达了总攻击令：第二十军团以一部消灭洪山镇北方之敌，主力于3日向台儿庄附近之敌左侧背攻击，逐次向左迂回，务在台儿庄左侧地区将敌捕捉歼灭；第二集团军右翼与第二十军团联系，于3日全线反攻，消灭台儿庄附近之敌。

4月3日，蒋介石命令第五战区全体参战部队，限令4月10日前击退台儿庄当面之敌，出力将士从优叙奖，如限期内仍不能击退该敌，师长以上各级指挥官一律军法处分。接着，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也发出击退来敌的命令。

当日，各军团按作战命令发动了总攻。

4月6日，中国军队发起了全线反攻。汤恩伯军团执行外线包围，孙连仲集团军负责正面清扫。中国军队以重炮摧毁了日军的火药库，一举夺回台儿庄西北门、东门，并将庄内残敌全部肃清。

7日，中国军队冲出台儿庄向北追击，歼灭了刘家湖、三里庄的日军。日军无招架之力，弹尽援绝后全线动摇，于是，他们放火焚尸，丢弃辎重向北败退，困守在峰城、枣庄之内。至此，台儿庄会战胜利结束。

台儿庄战役前后进行了近1个月，日军恃其兵器优越，炮火猛烈，不断地向台儿庄进攻。中国守军依靠步枪、大刀、手榴弹、机关枪和少量重武器，以伤亡近2万人的代价，击溃了日军精锐部队第五、第十师团对台儿庄的进攻，歼灭了日军2万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和装备。台儿庄一役，是抗战以来中国人民的一个空前的胜利，也是日本新式陆军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惨败。

当地人民群众对这场战争给予了很大支持。中国守军第四十军在临沂一带作战，和日军在沂河以东的三官庙村激战时，第四十军的士兵，光着膀子和日军拚杀，三进三出地和日军争夺这个村子。村里村外日军遗体数百具。

被日军收尸队像垛麦捆一样垛起来，泼上汽油烧掉了。而牺牲了的第四十军官兵的遗体，则被当地群众掩埋了。

枣庄有一支由矿工和学生组成的 1000 余人的“抗日义勇军”游击队，他们熟悉地形，经常夜袭日军的后方，使日军的进攻受到了很大的牵制。有一天，日军在枣庄的汽油库被游击队用手榴弹炸起了火，日军因汽油库被焚，空军的飞机老实了好几天。

中国守军一旦和日军交战，有时要持续几昼夜，难免饥渴难忍。中国守军阵地所在村子的老百姓自动地帮忙抬救伤兵，烧茶做饭。中国守军有时给他们钱物，他们都坚持不收，并说：“老总们打小日本，保卫我们家乡，流血流汗甚至死都不怕，俺老百姓烧点茶水、送点干粮还算什么？”

在滕县战役中，许许多多的重伤官兵，他们或自己爬出了战场或由战友背扶着下了火线以后，沿途各村镇的老乡们热情地把他们收容、隐蔽起来，给他们洗血裹伤，烧茶做饭，等到夜里日军停止活动的时候，老乡们有车的套车，没有车的就用门板做担架。把这些伤员送到医院里后方。

全国各地也捐钱捐物支援这场战争，汉口有一家铁工厂，特地打 500 把大刀，送给了前线战士。

台儿庄会战的捷报传来，举国欢腾，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热烈庆祝台儿庄会战的胜利，全国各界、海外华侨、以至同情我国抗战的世界各国人士的祝捷贺电纷至沓来。武汉三镇和广州市几十万民众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游行，欢庆胜利。

台儿庄会战的胜利，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是全国军民在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面前，同仇敌忾，誓死抗击日军，决心为保卫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英雄气概的充分体现。这次会战的胜利，是参战各部队以生命和鲜血同日本侵略军作拚死斗争的结果。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也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毛泽东同志指出：“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利，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台儿庄会战的胜利，提高了前方将士的斗志，振奋了全民族抗战的精神，同时也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

